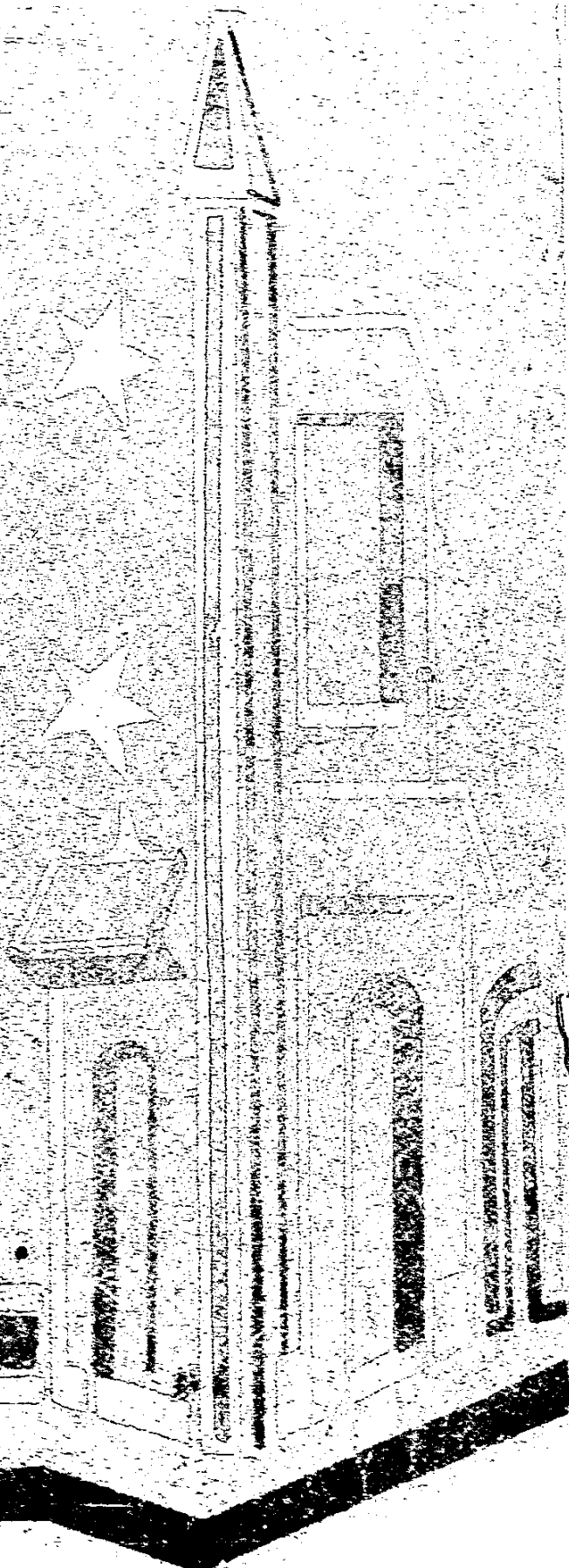


流  
軍  
歌

顧青海著



# 目 錄

自序	· · · · ·	一—二
流浪之歌	· · · · ·	三—四
流浪者的情歌	· · · · ·	五—六
送別	· · · · ·	七
楓葉	· · · · ·	八
新秋的玉指	· · · · ·	九—一
香妃駛走的一夜	· · · · ·	二—三
昭君	· · · · ·	四—五
梅妃	· · · · ·	六—七
白娘娘(一)(二)	· · · · ·	八—二
楊貴妃的愛	· · · · ·	三—三
一個失戀的女郎	· · · · ·	四—五

瑪麗	二六一—二七
荷雷太	二八一—二九
新月	三〇
初秋的清晨	三一
初秋	三二
西風	三三—三四
死	三五—三六
近況(代信給舊時同伴)	三七
Chopin Nocturne in C sharp minor Opus 27 No.1	三八—三九
深夜起來	四〇—四二
半夜鐘聲的禱	四三—四四
懦弱的	四五—四六
在日本	四七—四八

807366

「無題」(一)(二)(三)(四)(五)(六) . . . . . 四九一五〇

夢 . . . . . 六九一七〇

Clara . . . . . 七一七二

朋友 . . . . . 七三十七四

黃石公園 . . . . . 七五十七六

Ho . . . . . 七七十七八

病 . . . . . 七七十七八

Clara (美國的) . . . . . 七九一八〇

讓各人做自己的夢 . . . . . 八一八二

一葉一葉的 . . . . . 八三十八四

湯姆，湯姆。(湯姆，湯姆。是紅人的小鼓) . . . . . 八五十八六

雨，告 . . . . . 八七

我同我的狗 . . . . . 八八十九〇

長城的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 . . . . 九三十一二〇

## 自序

中國的新詩，不用辯護；他的出路在試驗的結果，結果的好壞在試驗又試驗。顏真卿的字是字，王羲之的是字，懷素的是字，鄭板橋的亦是字。

米南宮的畫是畫；難道唐伯虎的不是畫？

\* 歌 之 浪 流 \*

從音樂講，Bach, Beethoven, Chopin 都好極了，可是 Schubert 的 Lieder 又何嘗不頂好呢？

有人說，Poe 的詩是詩，而 Whitman 的不能叫做詩。誰願意恭維這句話，誰去恭維好了。

老實說，中國的新詩，還談不到那樣遠！試驗的進步，在有適當的批評和糾正。想做詩的，要有勇氣來受正確的指點，也要有度量不理無聊的叫囂！

\* 歌之浪流 \*

顧青海

一九三三，十二，一

## 流浪之歌

我是生成天一般流浪，  
雖然沒有雁子的翅膀。

是高星照着深夜，  
儘讓孤鶯猜「那方？那方？」

多小一顆心，

可照着渾沌的世界。

你來找尋？——反正  
踏破你的鐵鞋。

白帆那管海的闊大，

——管不得許多！

雨打風吹是苦惱，

禁不住浪在輕歌。

流浪，流浪，

唱一片朝雲，

踏一路早霜。

流浪，流浪，

昨夜睡一地松葉，

今宵怕又要裹着雪。



## 流浪者的情歌

再去做乞丐般流浪；

向自然求美！

前程有松柏和長風，

打碎了大浪的雨絲，

無邊烏雲一道閃電。

再讓積雪凍去雙足，

蔚藍青天吸去眼珠，

珊瑚來採我的傲骨；

彩虹又鈎散了相思！

可是我還流浪，流浪；

\* 歌之洪流 \*

爲着你纖手總雙雙

捧起我驚顫的碎心，

用唇針帶淚絲纏裹！

我愛，要不擲向山泉；

且輕輕的放，輕輕的放！

## 送 別

再有情愛縛住，便不走了！

謝謝你的圈套，情愛。

煩愁的索子准帶着苦惱，

惟有一「人」的友誼能給些寬慰。

雖然他也感覺孤單，

我總笑着想大雨的高傲。

我們兩絲微微的青煙，

他一揮手送我上道！

\* 秋之浪流 \*

## 楓葉

青葱的楓葉已竟黃了，  
忽然驚顛得變成深紅！  
新秋已竟帶上腳鐐了，  
遠鐘早擺着淒涼葬送！  
不是故都寂寞的紅牆；  
不是歌妓的淫蕩紅裳；  
是我心切成無窮薄片，  
用珠盤酒在愛的墓上！

## 新秋的玉指

新秋の玉指點綴着生命的收成，  
她輕輕過了山谷又過了叢林。

她說：『生命的收成，得有

美麗來亂舞。

我不要夏季的妖淫，

我借蔚藍的青天做墓。』

於是她過了山谷又過了叢林，  
一路引着草木的傷心。

\* 歌 之 浪 流 \*

她說：「穿上罷，穿上你們

最華貴，最華貴的衣裳。

讓我給你們籠起金絲亂髮，

不久西風要摟你去飛揚。」

新秋的玉指是沒有溫柔，

她——早已把情愛看透！

她說：「微笑不過引着彷徨。」

而今，孩氣的飄搖已到盡頭。

你看，湖波早帶着處女冰冷；

我要你們最美麗的憂愁。」

那一夜新秋  
的玉指帶了深沉，  
深沉染遍了山谷與叢林。

香妃馱走的那一夜

香妃馱走的那一夜，

星星正在暗泣；

映着殘月的黃沙，

裹了馬蹄滴瀝。

香妃靜靜倚着鞍，

兩顆明珠左右蕩流；

籠罩起一沙漠的自由，

萬碎芳心用什麼來包裹？



香妃馱走的那一夜？

傍着皇帝的白馬？

遠地慘淡的火光？

正把死單于來燒化。

一聲胡笳，兩聲胡笳。

生的在送喪，死的在娶嫁。

鐵蹄踏碎一路寒沙？

情愛還壓在寒沙之下。

香妃馱走的那一夜！

## 昭 君

昭君緊裹了羅衣裳，

——一雙妙眼裹不住珠淚！

白馬馱着繖鞍又馱着絲韉；

愁的青芽爬上黃沙，

去迎接一個不相識的「可汗」。(讀若Khan)

北風吹緊了昭君的羅衣裳，

——一輩子也沒有吹過這樣細潤！

羅衣抱着昭君不住的蕩漾，

爲什麼今天總引得昭君在心傷？

遠處胡笳吹魂一兩聲，

「可汗」？

「可汗」正架了蒼鷹在放牛羊。

從此昭君便拋棄了羅衣裳，

裹的是毡，毡外一片蒼涼。

沒有紅牆，也不聽銅壺在響。

「可汗」？

「可汗」的心情同天真一樣！

昭君又穿起了沙漠的羅衣裳，

帶笑的黃沙正托着晨光！

梅 妃

是一粒一粒……

數那滿斛的珍珠啊！

用我的淚珠……

用我的淚珠……

……

數不清……

我——愁苦的心情，

陛下，……

我也曾像楊妃般寵幸！

……

從此我願意……

讓淚珠變做真珠！

日後，再賜給楊妃。

陛下，……

寂寞有我的淚珠伴她！

……

我的墓……

再不用，寫上「梅妃」！

陛下，除了你：

我有什麼不能捐棄？

讓殘月……

伴着活宮女的清凄！

白 娘 娘 (一)

你不見暮山的雷峰，

塔上一團團雲彩？

白娘娘在睡着歎息，

表現那數說不清的愛。

「我是愛的精靈，

——我還是愛的精靈！

固然，愛是無上的禍根。

沒有愛，咳！沒有愛，

世界？

頑石一塊，  
亂石一堆！

「愛，愛。」

千年塔下也不孤另。

湖邊的伴侶，成雙的儂影。

膜拜着誰？送子的觀音。

磚上，留的是熱吻；

塔邊，流不住的情淚。」

白 娘 娘 (二)

如今你不見了雷峰塔影！

你將，永遠不見那雷峰塔影！

不是——不是風雨來摧殘；

也不是白娘娘在翻身。

初霜的深夜，

一瓣黃葉，緊緊的

靠着一瓣黃葉；

輕輕的墜落，

微微的暗泣；



是情在作障愛在造！

是湖心的白衣女郎，

纖腰倚定湖波搖曳，

把昨夜和今宵，

做一滴淚一聲歎息。

從此你不見了雷峰塔影，

你便永遠不見那雷峰塔影！

## 楊貴妃的愛

祿山從太真的櫻唇吃了荔菱，  
太真假的是魁梧！

『祿山，你給我些什麼？  
陛下賜的是權和勢！』

祿山迷迷的笑着，  
心中攪了千古佳人：

『陛下給你權勢，  
我獻妃子恩情』！

明皇玉笛吹起風流；

除了自己的皮，誰的夢

革鼓可能敲透？

帶酒的龍顏沒有清愁，

正讚賞祿山義子的溫柔！

## 一個失戀的女郎

是瑪麗告訴我的，因此有今天放誕的瑪麗。

遠遠的，我倚着樹，獨自

看她們正在擁抱。

情亦愛着靜，愁亦愛着靜！

他——摟她比摟我還緊些；

淫婦，那急色的微笑！

舊的不如新的新的總比舊的好。

\* 歌 之 浪 流 \*

青嫩草芽驚佈着鴛鴦的水紋。

不要了；吐出來，我的碎心！

情斬斷的心；妬燒透的心。

新月帶風蕩起她淫汗的白羅裙！

讓我發一聲尖叫。

他們信是夜魔，夜魔奪去戀愛。

瑪麗

瑪麗！

自從草地那一夜，

自從月明到月落；

露珠裹着輕微，

驚散了愛情，

噉乾了珠淚。

瑪麗， 瑪麗！

自從月明到月落，

鐵彈的時光依然打着生命；

那裏塵土不和着枯骨，  
變了荊棘又變了薔薇？

咳， 瑪麗， 瑪麗！

芳心跳得十分柔細。

浪的嗚咽， 蕩的清淒。

驚散了愛情，

偏記掛着你！

猗雷太 (Greer)

猗雷太——那裏來的魔鬼？

一心攝着我靈魂！

她使我忘了曼麗，忘了瑪琪，

連落娜也躲在一傍墜淚！

她雙眉彎起了無數無數深情，

是數不清的愁，說不出的恨。

要我啣她底足底，



跪了，便永遠不能再起！

不是莊嚴，也不是蕩淫；

『向着我愛，向着他人薄倖』！

## 新月

新月是深秋同伴，  
靜靜的安慰着落葉，  
清光覆裹的黃尸兒，  
還在微風中震顛！

新月悄悄滴淚，  
——露珠蓋了枯枝！  
她又輕輕下着而戀，  
走出黑夜的背景。

## 初秋的清晨

初秋的清晨。我的心  
好似日光中青草，  
白霜蒙着的青草，  
靜寂夜風吹凍了露珠，  
靜寂安眠吹凍了愁思，  
初秋日光還催着滴淚！

## 初 秋

不過是初秋落葉，  
黃着滿天飛舞；  
帶露飄零到地，  
再不受風霜摧弄！  
西風已浸着寒意，  
還向我遲回纏綿。  
「自然」不同鐘樣擺着，  
靜靜底來又默默的去。

## 西 風

西風勸我不必過於熱烈，  
她露着微笑的溫涼。

冰似的昨夜，

已被西風宿着！

靜悄悄向暗裏去，

約摸跟了疏星的路。

西風又醒了欠呻，

在細霧中梳洗。

是白條條霜枝，

要籠起西風的亂髮。

「散着」，西風輕輕的擺脫：

「我已竟領你的深情，

須得向巖邊去歎！」

## 死

「死」，是幾時來接我？

——可憐我的乖乖——

黑漫漫衣裳，

讓你多情的給我穿上。

「乖乖」，是幾時來接我？

再不必聽我掩埋嗚咽，

！白天裝着公雞似的叫！

「乖乖」，待我告訴你；

孩時的淚泉早乾枯了，

成年的甜美也嘗够了，

接我去歇息！

我，——沒有 Hamlet 的猶豫。



## 近 况

(代信給舊時同伴)

恨不得飛回祖國，

把此身擲向烽火裏！

可是空空的頭腦，

同撲着燈的飛蛾一樣。

明月是帶着紅暈，

天上衆星亂舞！

混雜的心想找一條理路，

只有對着書讀，閉着書想。

Chopin Nocturne in C Sharp minor Opus 27 No. 1

是黑漫漫長夜的沉重，  
絳幃中透出數聲微噫；  
靜夜孤寂的無聊，  
倚着思量戀人的倩影。

我的愛人，何不逕來伴我  
消受天然的甜美？

却儘讓我腦中描摹：

一舞千轉的秀腰，  
放浪不屑的神態，

距人似劍的眉梢，  
迎人似笑的朱唇美目？

咳，愛人！

讓我千千萬萬的吻你的雙頰，  
緊緊的撲着酥胸，  
深沉的黑夜裏住我們心坎，  
顛倒着泣笑的歡愛。

終於讓深更單調的澹蕩，  
送到互抱着的安眠，  
迷迷的聽歡愛餘波，  
一縷縷向空間飄去。

## 深夜起來

我在美國的末年得了一個習慣；就是一早四點半便醒，又叫醒了我的同伴，躺在牀上各人抽完了一支烟捲。等到五點鐘，起來一同把自己的馬找着，加好了鞍轡，在牧場近處跑一跑，看幾條好公牛是否安靜。如今回到中國游蕩！少年人的心血那兒壓得住，有時便得借酒消愁。昨晚同伯遵又喝過半醉，一早醒來，披衣而起，念着「月明星稀」之句，滿腔熱血，竟不能讓黑夜銷沉。於是想着亦許今日的中國，做女人怕比男人痛快的多！

願意在十二層深宮院，

感着淡掃的娥眉！

\* 歌 之 浪 流 \*

十二分孤另，  
十二分幽鬱，  
芳心不知是埋怨伊誰！

而今却夜半忽然酒醒，  
靜默反敲着年青！  
五尺半身材，  
萬丈多情性，  
都逆着做長歎一兩聲！

天生我男兒又叫飄零，  
求學問又叫埋沒？  
一生衣食住，

夜夜擁孤衾，  
還要我七尺土墳自掘？

聽故都夜風弄着黃沙，  
想千萬里外昨日。

放牧的清晨，  
短鎗和劣馬，

這個，就天也不能埋沒！  
天也不能埋沒！

## 半夜鐘聲的禱

是的，是我在懺悔，

可不是我的罪惡！

月光穿透細霧裏松枝，

淡淡的松影好似排着死尸。

風吹動松針，趕不去松影；

我的罪惡早脫離了我的心。

還用微笑來騙着明朝，

咳，昨夜的微笑已完全拭盡！

細霧掩着鐘聲不住在泣，

我愛，今夜香斗烟似細霧般白。

我的懺悔早脫離了我的心，

罪惡的深根可能除盡？

即使我做了松影的死尸，

鐘聲還蕩着死尸似的松枝！



## 懦弱的

\* 歌 之 浪 遠 \*

懦弱的，不能見  
霜刃和鮮血狂舞，  
似美人的一雙眉梢上下。  
絲絲股紅抱着雪白寒鋒；  
這是英雄的好夢。

懦弱的，聽不到  
野馬在半夜嘶風，  
要踢翻滿天星斗。  
斜月帶了秋霜告饒；

這是英雄的身手。

一九三三

## 在日本

去罷，

彩籠裏的孔雀，

展着光暉去罷！

而今隨你去飛翔，

試試東海的浩大，

或者賽一朵天山的雲彩。

去罷！我勸你

先到山泉洗一洗，

罩着的憂愁。

——可勿再飲浸滿憂愁的水！

——世勿再爲自己的美影逗遛！

你倘再不由自主的飲一滴情露，

——飲一滴情露，那麼

隨你去飛翔，東海的浩犬，

終脫不了「愛籠」的溫柔！

咳，去罷，這也隨你，隨你！

「無題」

(三)

\* 浪 浪 之 歌 \*

寂寞是深秋。

靜的美麗已長眠了；

讓一窠孤星的淚，

帶着寒風掃蕩殘葉。

愛人，去罷！康校的

高鐘又早晚流舞。

幾千雙脚踏着書本。

幾千個心找尋相知。

愛，去罷！躺在 Miami

棕下蔚藍海邊弄沙。

還我一雙脚，

給你一個心。

愛人，除了我和你

誰管着我們分飛？

雁子叫着自己的慘淒！

松針忙着掃秋風淒厲。

四個車輪轉得比流年還快。  
向那裏呀？

風在喝道，風在壓衙。

「你又多幾千里流浪！」

只有「自然」會冷酷底數着。

常我默坐慘悲，

成羣小羊不知父親是誰？

吃着慈母的奶，

叫着「天然」之淚。

我愛，當金黃底日光

從山巔直瀉到谷際，

又衝上對面的高山，

一口氣抱着青松，

裹住小溪，罩滿枯草。

我一心想着你，

滿心想着你！

我愛，你來伴我！

伴我和四圍十萬尺的高峯。

只有我單獨的弄着炊烟；

來饗我的白馬，我的猛犬，

伴我的小羊游戀。

清溪滿躍着鱸魚，



——從未受過釣絲欺詐。

清晨數着他們跳過急湍，

傍晚我向着他們自話：

「我愛，你來伴我，此地

還沒有人類的欺詐！」

落機山的雲進我茅屋，

我開着窗讓海道遙；

他墜了我又離了我，

給我一身一屋珠淚。

落機山的月照着青松，

連山峯也似銀的死尸。

我關住柴門在暗地偷覷；  
不敢出去，不敢出去，  
怕要同青松般直樹！

親愛的，快來伴我！

我們細語能感秋霜變露。

夜也不再深沉，

山花也不凋零，

爲的是我們在溫存，

我們正在溫存！

山花，山花。

我不忍採來給你！

愛人，你來伴我，  
坐着同看山花。  
紅的依靠在碧羅，  
綠的緊牽了碎石；  
松蔭裏織着迴文，  
多情底代替我說，  
愛你，愛你！

(三)

還記得？琵琶湖畔？  
半眠的月色浸透流水；  
夜鶯也不在啼。

親愛的，讓我

再託着你雙頰

埋怨你流浪！

你的流淚？

咳，你的幽靜也太嫵媚！

讓我再緊緊摟着問你，——

『微笑的靜默，可勾得住

南北東西奔跑的四馬？』

看！黛髮正在散着分飛！

琵琶湖，

我從來不曾有淚珠給你，

可替你吻乾了多沙淚珠。

還記得？

她的溫柔，她的暴怒。

她的細語，她的長吁。

親愛的，你那裏

知道太平洋的深沉！

他拆散了相思，

容不得比翼；

多情只有琵琶湖畔松柏！

Tchaikowsky 便是淒慘，

我不該引你來聽。

「親愛的，你看，

你已竟泣透絲巾，

讓我們去！」！「不，不，

深積的悲哀正好發洩！」

綠神村的良夜，(Greenwich village)

玉指輕敲着 Schumann 的溫柔，

Mariana, 親愛的 Mariana,

丁當着深情做深更滴流。

愛？愛便是這樣新清？

游絲半續的一兩聲？

淚的輕微，深沉的靜？

爲何又敲破長夜，

把鮮濃恩情直灌

作幾萬頃的戀音？

別彈罷，愛人，這故事

早就佈滿在人間！

別彈罷，愛人，你聽

雲的流蕩，心的曲折；

幾千萬年的翻樣；

始終不曾斷絕。

愛人，愛人，

我們抱着哽咽。

你看，偷偷底月光

奏着 Chopin，多輕憐呀，

是她在緊吻窗側薔薇，

擁抱 Cupid 的玉像！

枕着我肩際的雲髮

幾許情弦不住浪漾。

(五)

四點鐘了，四點鐘了，

清早是誰在推門？



輕得像晨風在爬過？

「呵，瑪琪，進來罷，瑪琪，  
半醉的美麗的瑪琪，

讓我把我愛人喚醒。」

「讓我爲你烤兩方熱的麵包，

煮一壺滾沸滾沸的加非，

三盃殷紅的櫻桃美酒，」

——三個青年的活潑心地！

瑪琪是美麗的浪漫的天真；

可是世上那個天真會不打碎？

所以她醉了又醒醒了又醉，

把熱烈的天真做玫瑰的詩人！

她已不用請的坐在琴邊；

一頭金髮早絲絲在舞。

彈的不是古曲也不是新音，

是瑪琪的心聲要琴聲來續。

全紐約誰不知道瑪琪的琴？

她可不用肉慾來釣着高名！

『赫貞的青山牠不讓我彈琴，(The Hudson)』

鮮紅美酒又逼我不許銷沉！

罷了，瑪琪，罷了！

讓東方的 *sun* 勸你。

美的發展用着愛的知心；

一兩個人慕你的心情，

三四個人賞你的琴韻，

幾千萬人貪你的美色。

讓我們借着詩和酒，

來賞鑑偉大的年青！

我愛，我們已兩年不去綠神村裏！

那里分散着我們的伴侶？

(六)

東方的 Siren 已跳過大海，  
白浪的髮酒着鹹苦。

『甜美已過去了！

甜美已過去了！』！

船舷同侮波在唱。

西風好像給我披上鐵衣，

青鐵的波誰也不睬。

海鷗問我帶回些什麼。

『一輩子的快樂，

一輩子的痛苦』！

太平洋！

我拳大的心用不着

千萬狂濤來擣擊。

我夜夜飲着生命的香醞；

給你空空的酒瓶，

甲板上月夜男女的狂叫，

酒後嘔出的憂愁，哈哈，

請你帶着去逍遙！

太平洋！

倘若你嫌人類的淺薄，

儘拉我們下萬尋的底！

我們還同海魚般游蕩，

我們還教給海魚淫樂。

你強我同愛人別離？

我可引得你心愛的仙女。

金髮整天倚着我的心腔

又褪去了她無聊的假尾！

我們踏着你的闊面狂舞，

你可曾感覺得些些羞恥？

愛人，讓我說給你聽  
我的故都！

我的故都正

洒着莊嚴之淚；

放一羣繫鈴馴鴿，

候在青天遠處招魂。

再不聽見了

五更上朝的鼓，

大臣陛見的心跳，

戀睡不足發的天威！

我故都的脈

哺着黑夜深沉，

閃着慘綠的陰燈，

走得比駱駝還靜默！

親愛的，而今

輝黃的城廓裏，

已無宮女在傷心，

傷心早散遍了中國！



夢

夢，可不是醒來記得！

空乾拭着雙目。

你晶瑩的淚珠，

我唇邊竟不會留住。

親愛的，切勿再相思！

求你微笑遠去，

向西風微笑的

將我眼們本兒結住。

夜來深沉薄露，  
勿再躑躅湖邊；  
那浪花許能打碎酥心。  
裹緊些羅衣，  
向情波不到處走去！

Clara

是北風儘在窗縫中細泣；

我呆向着夕陽的時光。

親愛的，籠起了亂髮，

再勿微笑歎息，

使我傷心！

我已竟爲你受盡愁悶，

不必再從愁裏消愁。

給我暗泣的朱唇，

來嚼爛苦愛滋味！

昨夜的纖腰同今宵一樣瘦，  
今宵恐又添損了些。

親愛的，年華是不等着你，

也不會爲我停留，

我們何必向他歎息。

## 朋友

那天瑪琪又喝醉了，  
倒在我懷裏暗泣。

克拉拉帶愁彈些 Chopin  
彈起窗間的沉默。

瑪琪說：『你有多少心情？』

多少愛？』我看着我：

『你替我輕輕回答』！

於是克撫起瑪琪心胸：

「儘讓我們把你灌醉；

你得用多少心情？

多少愛？」

秀削的瑪琪皺着雙眉。

窗外月光擁起大海。

「我要那些心情；

那些愛！」

克的朱唇緊靠她的紅暈；

瑪琪還絲絲滴淚。

人的罪過，你的辭！

克哽咽着安慰。

## 黃石公園

做夢也讓我回黃石公園！(Yellowstone Park)

夢在隱湖的松間。 (Sylvan Lake)

滿地阿爾濱花草， (Alpine)

我同她在默默留戀。

做夢也再讓我握她雙手！

晨冷中黃石湖邊。 (Yellowstone Lake)

滿湖銀光無聲澎湃，

金絲鱧魚刺浪繆繆

黃石公園，黃石公園！

而今她已快一年不見。

再不偃着等可怕的「緘立才」，（“grizzly” Grizzly bear）  
在松影中月光微現。

是那一夜，是那一夜！

新月正鉤着星星滿天。

我同她絞住了無量數深情，

松柏燒起脂香未斷。



\* 歌 之 浪 洩 \*

77

親愛的，要是你

知道我今夜的煩悶；

玉手撫着我一頭亂髮，

數不清的無語的溫存，

我決不會，決不會再忍受

這千萬里外的丁寧！

親愛的，不是

爲着才離開你！

我有一個虛擲的苦心。

譬如一隻飄流的海鷗，  
禁不住一群海鷗的悲鳴。

親愛的，要是我

再捧着你的雙頰，切勿

問我為何震顫微泣。

再遇比別離更難過些！

親愛的，

切勿問我為何震顫微泣。

Clara (美國的！)

那一夜是深深的黑夜。

我抱着滿心的悲哀！

讓我全身劇烈驚顫；

我再不想吹這塵世的沙灰。

那一夜是深深的黑夜。

是你答應着，答應着

再不要我滿心的愛？

是你？是你忽然同黑暗飛回？

那一夜是深深的黑夜。

我靜靜地用鋼刀把

身軀靈魂一起割碎。

你又何必在夢裏不住徘徊？

那一夜是深深的黑夜，

有心地來打破人們

帶着心底熱淚，熱淚。

要我輕輕跟了魔鬼去敲推！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晚。

讓各人做自己的夢

翡翠的天燈，黃金的黑夜，

珍珠紅顆推滿了銀盃；

我的心是在朱唇和玫瑰，

朱唇邊跳着的酒渦。

那時，我真不覺得情愛，

也不管誰在支配。

讓各人做自己的夢！

燒一瓣心香，把喧嘩灌醉，

靜得像落機山巔一潭止水：

止水忽然滴着雨絲；

是我想她的情思，

是我想她的情思！

讓各人做自己的夢！

一口煙絲噴出的英雄，

不用長槍也不用寶劍；

輝煌的城廓就在眼前。

我降伏了藍蔚的天空，

可不能支使爬着的小蟻蟲。

讓各人做自己的夢！

## 一葉一葉的

\* 歌之浪流 \*

一葉一葉的舊玩意，  
天製造着，  
可是天也推不倒，  
讓我帶去飄浮：  
向死的狹道！

除了第一頁的創造，  
末葉留些些空白。  
時光總逼我在翻動，  
誰管塗些什麼。

有時挾起幾朵玫瑰，

——那有不帶刺的？

反正總要翻過，

輕些，親愛的時光，

「今年」，別讓去年穿透！



湯姆，湯姆。(湯姆，湯姆，是紅人的小鼓)

咳你沒有聽到大荒漠裏的湯姆湯姆；(Tom Tom)

一片大荒沙，一輪月，

一陣風，一陣湯姆湯姆。

咳你聽不真大荒漠裏的湯姆湯姆；

金絲的蛇，吐着雪，

多難懂，一陣湯姆湯姆。

咳你可覺得大荒漠裏的湯姆湯姆；

一身的抖，一面泣，

一心愁，一陣湯姆湯姆。

咳你竟離開了大荒漠裏的湯姆湯姆；

要你的魂，你的魄，

你留神，一陣湯姆湯姆。

咳你再回去聽大荒漠裏的湯姆湯姆；

一團的心，一片血，

一陣夢，一陣湯姆湯姆。

雨，告……：

雨，你想滴透我的心腸？

除非是她正在悲傷！

一夜惡夢不見得黑，

除非她的心腸是墨。

雨，爲我給她敲起逗遛，

說我再不向無聊憂愁；

剛強勸我不必飲泣，

雨，爲她添上逗遛痕跡。

一九三三，十二，十四夜

北平

## 我同我的狗

我的狗陪伴着我已是四年，  
碧耳，你該交五歲了，碧蓮，  
我有時帶着你，有時拋棄你，  
你何曾知道你自己的可憐！

爲什麼拋棄你？問我自己  
也真不知該怎樣會意。

反正伴我飄浮還沒到盡頭，  
你的身世怕只有我會想起！

而今你還是條雄壯的狗，  
一身黑毛絞着精神在抖。

精神你能向那裏去發洩？

儘在院子裏來回的走。

年前你的命幾乎斷絕，

我天天在漠北心裏發急；

我叫兄弟把你送給友人，

醫不好你便將你了結。

那時聽說你生命的浮沉，

虧我那十分愛你的友人

一手把你從死裏提出，

這可曾存在你的狗心？

碧耳，你雖不懂得鬱結，

聽着耳朵你該聽我在說，

只要我還活着一天，

你一天總有肉吃！」

一九三三，十二，十六。

## 長城的歌序

我十年前在清華念書的時候，有一個春假裏，游了青龍橋，爬上居庸關，好容易帶了一塊長城磚，放在寢室，想着多麼偉大的長城！

又一次到歸化去。上「昭君」的墓；一路是荒烟衰草，也沒有看見長城。

今年春天又跑到「從前的」興安屯墾區！替人家辦墾，收拾一個不可收拾的殘局。幾百里荒地，兩個大屯子，四百多人，外邊是日本，滿州國，蒙古。我的生活，不客氣，是像法國馬落哥的 *Foreign Legion* 那時六個月的生涯，南望着長城發愁。長城已失去他的偉大，我心中產生了自己的長城。

回來了兩個月——我不是從山海關回來的，是走大連回來的！——我對

於長城有無限的感慨，對於中國民族有無限的感慨。做一首「長城的歌」。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日 北平



## 長城的歌

## (一)

那時你不見成堆荒峯他長蛇似的蜿蜒，  
漠北狂飈儘來回着歡呼歌喊，  
你不見他穿峯越谷的飛揚，  
只有天柱似的黃沙在蘇蘇亂唱。

那時匈奴從北山追狼直下了涼州，  
匈奴的心裏不曾想起有個「自由」，  
沙帶着天映上了他的雙眉，  
天吸着沙照亮他金盔的背。

(二)

皇帝說：「我要造一條長城，  
把匈奴的馬蹄擋盡；  
給他瞧瞧我的威嚴，  
不懂威嚴真是可恨！」

於是他叫了將軍蒙恬：  
「快去，帶了兵去抓些窮人。  
遠遠底給我到那漠北，  
立刻造一條萬里的堅城」。

那天蒙恬的心真沉重，  
——他，他懂得這個「威嚴」！

皇帝不過怎末一句，  
幾千萬人死得可憐。

那晚蒙恬的心蒙了一層堅冰，  
——心裏還哭着直跳；  
他早晨便下了命令，  
他騎着馬上送死的道。

(三)

涼州的百姓正鑄着金人。  
「是誰的馬，  
飛跑得這麼快？」  
是皇帝又要你去造長城！

「你多大歲數？」

「我五十六」。「去」！

「你多大歲數」？

「我一十七」。「去」！

「秋天的綿衣也來不及縫，

秋天的霜華早已緊凍。

明早就跋涉着去築長城！」

「皇帝的成嚴！你敢動」？

(四)

蒙恬的白馬是多高大。

金色的盔。盔後跟着

一排一排長鎗，連天  
也怕着刺穿他的胸膛。

一排一排的長鎗迫着

一塊一塊的城磚往上堆；

是一雙一雙泥汗的手

在刷光長城堅固的頭。

「咳，我學會了造磚！

回頭，給我白髮的母親

蓋一座小小的孤墳。

她已竟過了七十有零」！

「朋友，我抱這一堆土？  
土裏許有我妻子的心靈！  
她還不會到二十歲呢，  
記得她哭的真傷心」。

「朋友，你說什麼？我說  
成天儘堆着堆着磚？  
強健的我要一磨損？  
這兒，連女人也沒有個影」！

「朋友：趕快些，趕快些。  
不見那長鎗在看你？  
兩隻手，你還能和一堆泥，

「一隻手？我們得替你掘地！」

「匈奴來了，匈奴來了！」

「你不見那野馬奔跑？」

強強的弓在手裏飄搖

長鎗被風抖的直叫？」

「朋友，趕快些，趕快些！」

長鎗搖着也不單爲

我和你！他也刺着匈奴。

朋友，謝謝我們的皇帝！」

「朋友，長城不是造來

保護我們的生命？  
怎麼，要先把我們  
的生命去送給長城？」

「朋友，你的妻子不在涼州？  
你的家財不在涼州？  
造不好長城，  
她們可得安穩？」

「我的兒子最少也該是七歲；  
朋友，我的妻是在涼州！  
要是我的妻又生了三歲的小孩？  
你說我該不向着涼州發愁？」



『朋友，你的東隣是我；

那山頭不站着你西鄰？

你的妻那會有三歲的孩子？

你不要瞎捉摸着傷心！』

(五)

一個年頭又是一個年頭。

你能數着那一塊磚，

沒有一個孤魂的黑暗。

黑鬚已早變了骷髏！

一個年頭又是一個年頭。

淒涼漠北的落日，  
總吸着長槍的血，  
蒙恬的銅盔已帶着青銹。

一個年頭又是一個年頭。  
多少美人的脂芳  
吻着皇帝的衣裳。  
肥的阿房早奪了長城的瘦。

(六)

那一天你看不見一雙足跡，  
長蛇已竟吸够了人血。  
皇帝醉裏摸宮女的傷心；  
長城抖的得到了新生命！

他噙住了一個一個山頭，

張着毒牙向匈奴開口。

西風給他披上鐵衣，

南風又變做北風跑走。

匈奴遠遠底望着又望。

禁不住馬蹄轉向北方！

悉索的淒風掃着馬尾，

匈奴的雄心起了彷徨。

回去，回去看住了牛羊。

我的強弓够打死貪狼。

天，天別再讓長城移動，

他能吞下可汗的肺腸！

『回去！朋友，你跟着我來！

別留住靈魂獨自悲哀。

慈悲的長城竟還我一雙枯手，

我的足印再不向北徘徊！

人造的生命人不敢去接近，

靠山的山泉流的格外的緊。

昨晚幾千萬人給你梳櫛，

今朝幾千萬人走得乾淨。

誰能聽到長城的孤哭？

誰給長城慈母的愛？

一邊掛着蒙恬的白頭，

一邊吊起扶蘇的尸首！

(七)

你靜靜駝着幾千年的勝敗；

長城，我也有二十多歲的風波！

你讓南北的兵馬進來，出去；

那一年百姓不叫着「奈何，奈何」？

那一個箭垛留得匈奴的斷戟？

那一個城門曾經李廣飛過？

那裏你挺着肚子吞金國的長鎗？

那裏有武穆一心要恢復的山河？

那裏曾經飄起衛霍的旌旗？

那裏你竟讓成吉思汗偷渡？

那裏走着麻谷破羅的馬蹄？(Marco Polo)

長城，你可能告我？可能告我？

長蛇似的你彎着同落月吞吐，

長城，讓我告你二十年的風波！

成千雄心早已爲你死盡；

一個麻谷引出了多少破羅！

再不聽見了秦皇帝的命令！  
再不聽見了隋煬帝的雄歌！  
有誰，還敢去大荒漠的西北？  
眼淚也不再洒上「荊棘銅駝」！

我勸你還是抱着千古的悲風，  
用莊嚴來守住明妃的墳墓。  
鋼鐵馬蹄輾不碎你的厚堡，  
關內的人心可都帶了些「匈奴」！

(八)

長城，我要你天崩地裂的翻倒！

平了這山，熱了這谷，

塞住了急湍又打斷了渡橋。

我要你向四萬萬人一聲痛哭！

我要你火山似的流岩直下，

燒盡幾千年淤積的汗毒

難道你還能悄悄底旁觀，

微笑着數遍地的罪惡？

長城千萬不要學你的妹妹 (Sphinx)

賣淫在埃及的那一角。

看着他人蓋雄大華軒，

守不牢自己灰黃破屋！



(九)

死而不僵的長城啊！

年年抱着南風的溫柔？

當雁子隨了北風飄泊，

你還數那孤單的晚秋！

我在你東北一千里，

可天天還是望着你。

月底下你可曾微微顫動，

顫動到我剛強的心底？

長城，勿問我爲何發瘋

要向那死裏去逗遛。

我要你一口氣的倒向東北，

再重重底一口氣倒向關裏！

# 勘誤表

頁數	行數	字
21	1	末尾掉「孽」字
24	8	舊的不如新的，(缺，)
46	1	「英」字誤作「美」
49	5	「窠」
50	2	「躺」在
62	5	琴聲來「續」。
64	5	「海」波
67	10	不足「而」發的
69	9	將我們「賬」本
74	10	你的「醉」
81	9	「燒一瓣心香」下沒有，
97	10	她已「經」
104	9	山泉流「得」
105	10	斷「簇」
108	8	長城，千萬

我得抱歉，因為各種原因，我不會好好的校對，所以錯字很多，標點更不用說。這完全是我自己的過失，與印刷沒有關係。請大家原諒。

末後，讓我謝謝黃佛生先生的熱誠幫助，我真感激。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初版

流浪之歌

每冊定價大洋四角五分

著者 顧 青 海

發行者 北平四單商場內 大學出版社

電話四局四二一

印刷所 北平廣濟十三號 大學出版社

電話四局六六五

代售處 各埠大書店

# 12

3/2/1-3